

# 談明清藏書家對宋版書的「信仰」

■ 張家榮

藏書對古代文人而言，是其生命的體驗與實踐。人人都有對生活與價值的個別想法，因此不同的愛好與憧憬造就了很多「藏書家」類型。其中，藏書家們對於宋版書的信仰與相應作為，可謂最具故事性、發人深省與影響深遠！基於此，特以「**陌宋——故宮宋版圖書觀止**」特展（簡稱陌宋特展）選件和其他院藏古籍為例，既探討其歷史背景與學術影響，也揭示藏書家種種作為背後之精神內涵。

古代藏書家相信宋版書的學術、藝術與文物價值，所以積極地訪求，這自有特殊時代背景之源起因素，從流傳至今的宋版書上，後人則能看到專屬某藏書家的自我選擇與個性展現，他們因景仰而生的堅定心志，著實影響了當時及之後的社會風氣與學術文化。

本次「陌宋」特展包羅了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典藏宋版書之精華，這些珍籍不僅曾是古代藏書家手澤，也有豐富精神內蘊。在此以幾部重要的展件和其他院藏古籍為例，草撰小文，共襄故宮百年院慶盛事！

## 源起

雕版印刷肇始於唐五代，迄宋而大盛。歷經蒙元至明，發展已相當成熟。明代中葉以後，前、後七子提倡文學復古，帶動了社會風氣，使得古典事物重獲青睞，那時文人爭相閱覽漢、唐詩文典籍，宋元版書被視為瑰寶。由於稀少，當代也罕有好的版本，於是刻書業界興起了覆刻宋版書的風潮，諸如王延喆（1483-

1541）、袁褱（1495-1573）、安國（1481-1534）影刻自宋版之《史記》、《六家文選》、《初學記》等，無不精善。其時，罕見的宋版舊籍備受珍愛，書賈為了牟利，還會利用覆刻品作假。如嘉靖年間袁褱「嘉趣堂」耗費多年所翻刻的《六家文選》，在覆刻近真程度及被藉以作偽頻率上，皆堪稱代表。<sup>1</sup> 故宮藏宋淳熙間廣都裴氏刊配補明袁褱嘉趣堂本《六家文選》，宋裴氏原刊部分僅存 26 卷（圖 1），其餘 34 卷是書賈以嘉趣堂本（且是一部刻工名字大多已被剷去的後印本）配補藉以佯裝成一部完整的宋版。實際將故宮藏袁褱覆刻本（圖 2）放在一起對比，倘非紙色有別，二版確實不易分別，此類作偽亦間接呈現了當時書以宋刻為貴的風氣。

明代思想主流「陽明心學」所據以為理論來源的宋代理學家們認為，多讀書無益心性，故不主張博學，<sup>2</sup> 所謂「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則是思潮下之流弊。<sup>3</sup> 到了明末，不少文人學者反對空談義理，想透過比對各種版本、訓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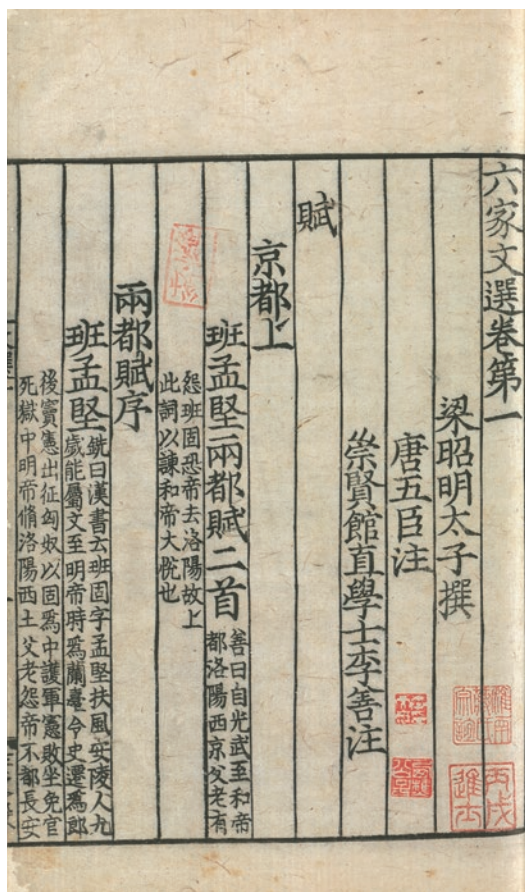


圖1 梁蕭統編《六家文選》冊1 宋淳熙間廣都裴氏刊配補明袁裴嘉趣堂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 0039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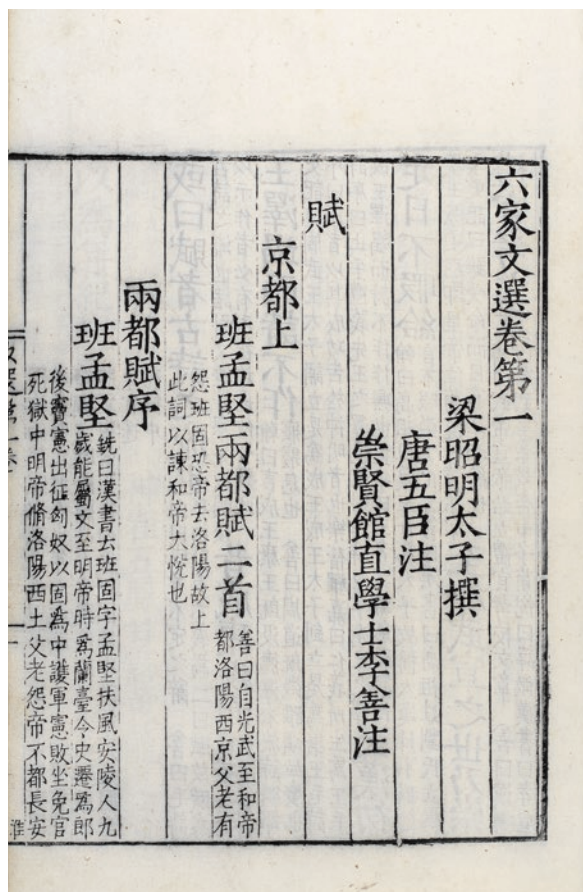


圖2 梁蕭統編《六家文選》冊2 明嘉靖十三年至二十八年吳郡袁裴嘉趣堂覆刊宋廣都裴氏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 013559

文獻字句，進而從深入理解古代名物制度，發展其思想義理。在各種創作、研究的基礎上，他們廣搜群籍，也特別注重珍本收藏。因這些學人以古代文獻的整理研究為目的，於是很多人都成了家富萬卷的藏書家，故而珍視宋元刻本亦成了明末清初以來藏書家的普遍特點。如江蘇常熟藏書家錢曾（1629-1701），散盡家財竭二十多年心力收藏圖書，「生平所酷嗜者，宋槧本為最」；錢氏文友馮班（1602-1671）「昔人倭佛，子倭宋刻乎」的戲語，遂令「倭宋」一詞成了往後數百年藏書界對偏嗜此道者之暱

稱。的確，據其藏書目錄，宋版書總數幾近百種，<sup>4</sup>已名副其實。是以，後人一般認為錢曾為正式標榜倭宋之始，晚近號稱倭宋諸輩皆為追隨者矣。故宮藏宋乾道三年（1167）徐藏江陰澂江郡齋刊本《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每冊首葉皆鈐「虞山錢曾遵王藏書」印（圖3），可知為其所藏近百部宋本之一，現今為世間孤本，彌足珍貴！又，江蘇長洲學者何焯（1661-1722），史稱其「穎悟強記、博覽羣集、長于考訂；評閱古人之書，必尚論其世、疏通證明、指摘謬誤，如兩《漢書》、《三國志》、

《昭明文選》、王伯厚《困學記聞》，率取宋、元書本手自點勘，世皆寶實之」。<sup>5</sup> 其不僅擁有數萬卷藏書，而宋、元版書更是助其詩文評點和學術校勘、考證之利器。

## 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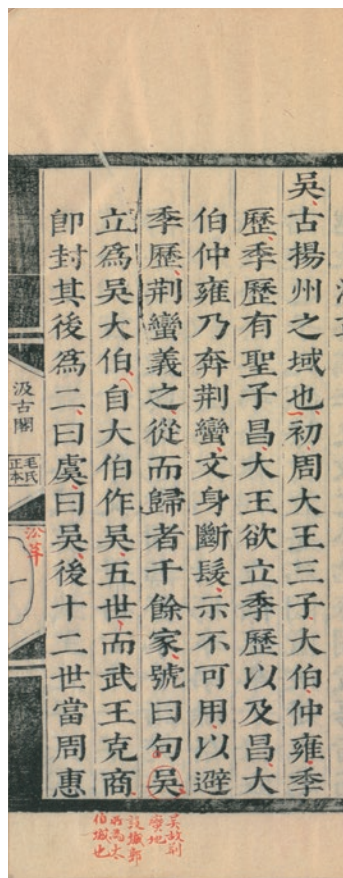
歷經元末鼎革動亂與自然流傳耗損，明代以後宋版書越來越少，這也意味文物價值越來越高。為堅持信仰，耗費重金乃是無悔選擇。前文所述江蘇吳縣刻書家袁褰，其家門從事藏書活動已達百年，為了把《昭明文選》刻到最好，在或買或賣期間，參考比較了多達數十種

宋刻舊本，根據袁氏刻書跋文所述，這些版本包括：五臣注、六臣注、李善注、巾箱本、白文本、小字本、大字本等等，琳瑯滿目；他最後選擇了判斷最精善優良的宋代廣都裴氏所刊《六家文選》為底本。這項「用費浩繁」的出版工作耗時 16 年，中途更曾為覓得良匠而停工，只為了將好書傳播海內。<sup>6</sup> 同其堂名「嘉趣」，如此美好志趣令人信服！

江蘇常熟藏書、刻書家毛晉（1599-1659）性嗜卷軸，刻書多以宋刻為底本，曾在家門口張貼告示，高價徵求宋槧本，「計葉酬錢」收購。在他未成年尚在準備童子試期間，曾偶然



圖 3 宋 徐兢撰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 冊 2 宋乾道三年徐藏江陰澁江郡齋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 004060



在府學韋刺史祠西廡中見到一批隨意堆放的《吳郡志》書版，當時限於年紀、學識無法追尋版片來歷，更無法將其妥善移置。在有能力後，他又得到一部宋刻《吳郡志》，後輾轉由江蘇長洲藏書家史兆斗（?-1663）告知，這部《吳郡志》的版片過去曾經放在府學內，他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就是小時見到的書版！聽後急忙搭船前往韋刺史祠，只可惜版片大都被當成廚房柴火燒掉，僅剩些許朽木碎屑。感嘆道：「嗚呼惜哉！異代異寶，不遇賞音，竟付煨燼。尚留蠹餘木屑，豈神授余耶？亟鋟諸梓，以答神貺。」<sup>7</sup>顯然，對他來說，得見宋本書版

或得獲宋版圖籍都可能有無形力量在左右，而他酬報的方式就是刻好書傳播四方。最終，毛晉實現了諾言，刊印了《吳郡志》（圖4）。之後，在明清易代的前二年（崇禎十五、十六年，1642-1643），因動盪時局間的同感之情，他開始蒐訪《宋遺民錄》、《忠義集》、《西臺慟哭記》、《月泉吟社詩》、《河汾諸老詩集》、《谷音》等宋、元的遺民或隱士逸民選集，同樣是爲了刻印以廣傳之。在如此行動後不久，北方、南方接連發生「甲申國難」（崇禎十七年，1644）與「乙酉之變」（順治二年，1645）。經此家國變革，他轉而閉門謝客以著書自娛，有感說道：「人之精神意思所在，便有鬼物憑依其間，即予亦不知其何謂也。」<sup>8</sup>毛晉一生，既信佛行善，更因親身經歷，相信冥冥間之指引，不論汲汲藏刻抑或沉潛隱居，皆爲信而前行之選擇矣！

江蘇吳縣藏書、刻書家黃丕烈（1763-1825），因著眼於宋版的學術及文物價值，故其一生信奉、追尋宋版，終以收藏有一百多部宋版書知名於當時及後世。他曾自號「佞宋主人」，悟入「書魔」之道，爲了購得宋版並藉以刊刻廣傳，總是費鉅資亦在所不惜。如故宮藏宋紹熙二年（1191）余仁仲萬卷堂刊四年修補本《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圖5）書末有其跋語云：

今秋得此《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十二卷，完善無缺，實爲至寶，得之價白金一百二十兩，不特書估居奇，亦余之愛書有以致此。初，是書出鎮江蔣春農家，書估以賤直購之，携至吾郡，疊爲有識者稱贊，故索價竟至不減。余務在必得，惜書而不惜錢物，書魔故智有如是者。《春秋》五傳，鄒、夾已亡。左、穀二家，僅存晉人之注，惟《公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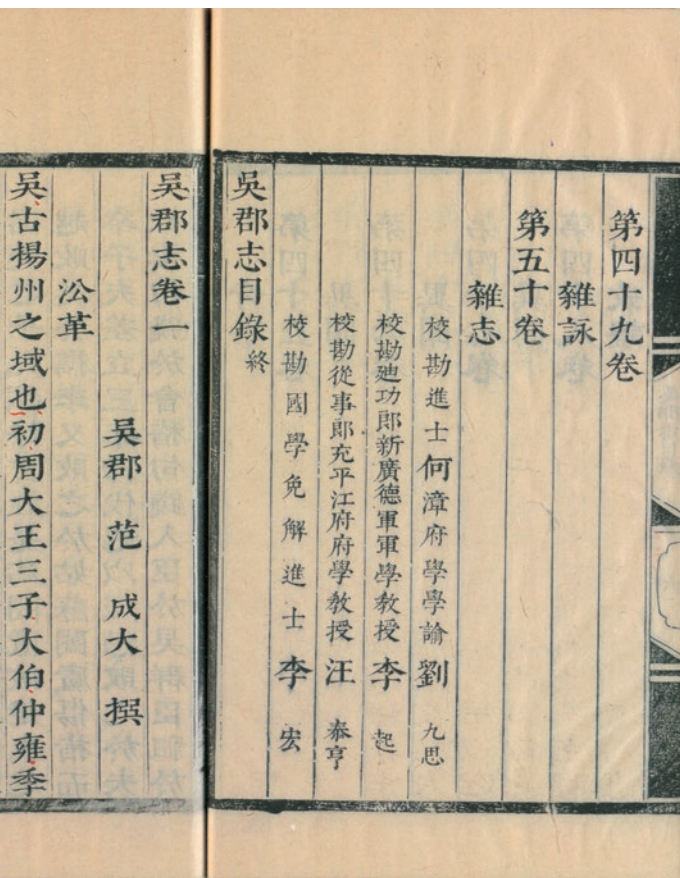


圖4 宋 范成大撰 《吳郡志》 冊1 明末海虞毛氏汲古閣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066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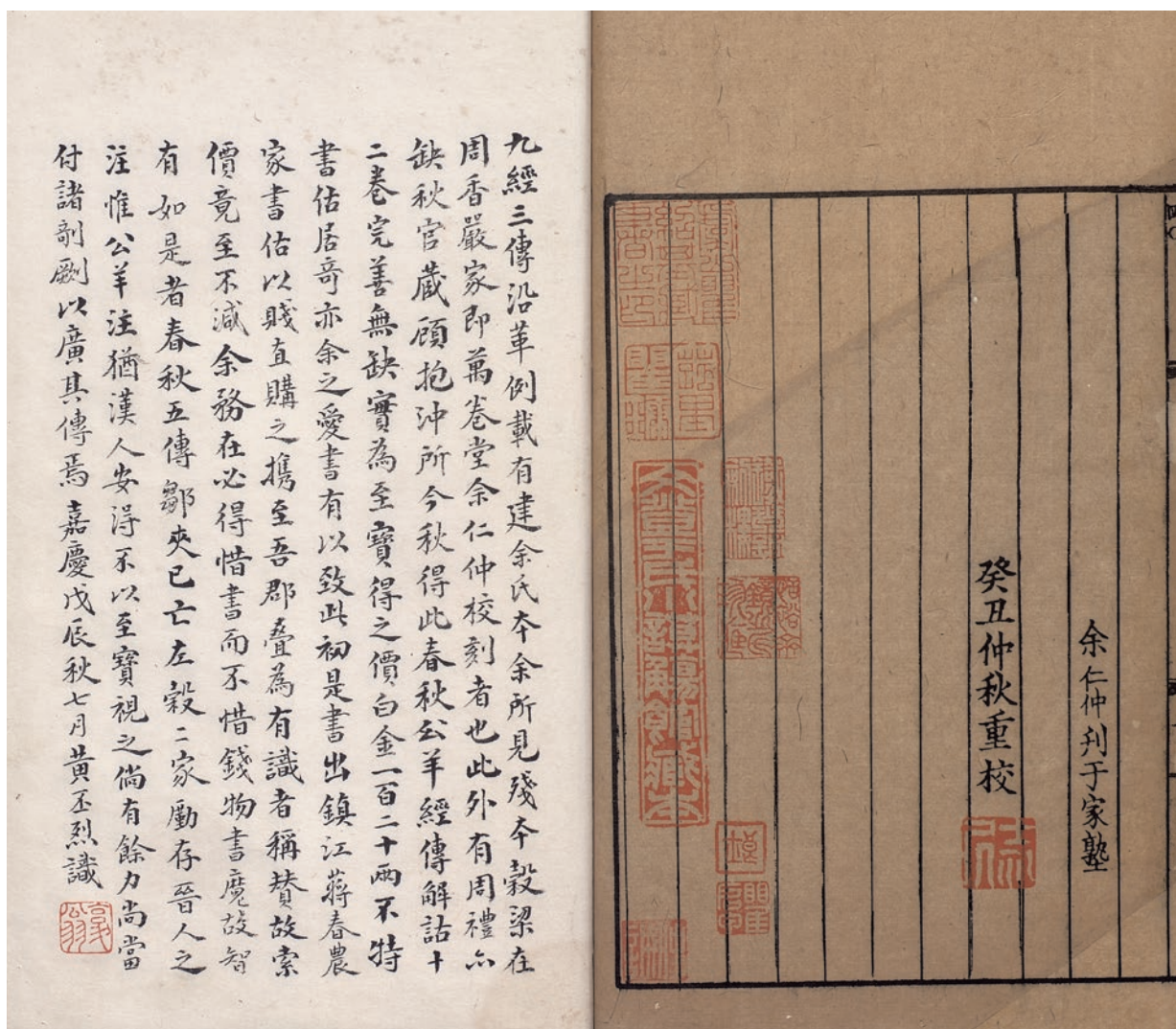


圖 5-1 漢 何休撰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 冊 6 宋紹熙二年余仁仲萬卷堂刊四年修補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善 003094 沈仲濤捐贈

注猶漢人，安得不以至寶視之？倘有餘力，尚當付諸剞劂，以廣其傳焉。嘉慶戊辰（1808）秋七月黃丕烈識。

對於所獲宋版書之內容特點與遞藏經過，黃丕烈可謂如數家珍，這說明了他的確是喜讀愛藏之人。為能獲得宋版書，花費重金勢必難免。他過去曾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舉人，本來可以當知縣，但後來沒有上任，而清代知縣的一個月的

俸祿大約是 45 兩白銀（但不包括其它加給）。當時為嘉慶十三年（戊辰，1808），他花的「白金一百二十兩」，當指白銀 120 兩。若以嘉慶四年（1799）的江蘇制錢（法定貨幣）市價來看，1 兩白銀約等同 1,450 文錢，120 兩可換 177,000 文錢。嘉慶十三年的一石米（約一百升）價值 3,262 文錢，故 120 兩可以買入約五十四石的米。<sup>9</sup> 可知，買這部宋版書的代價確乎不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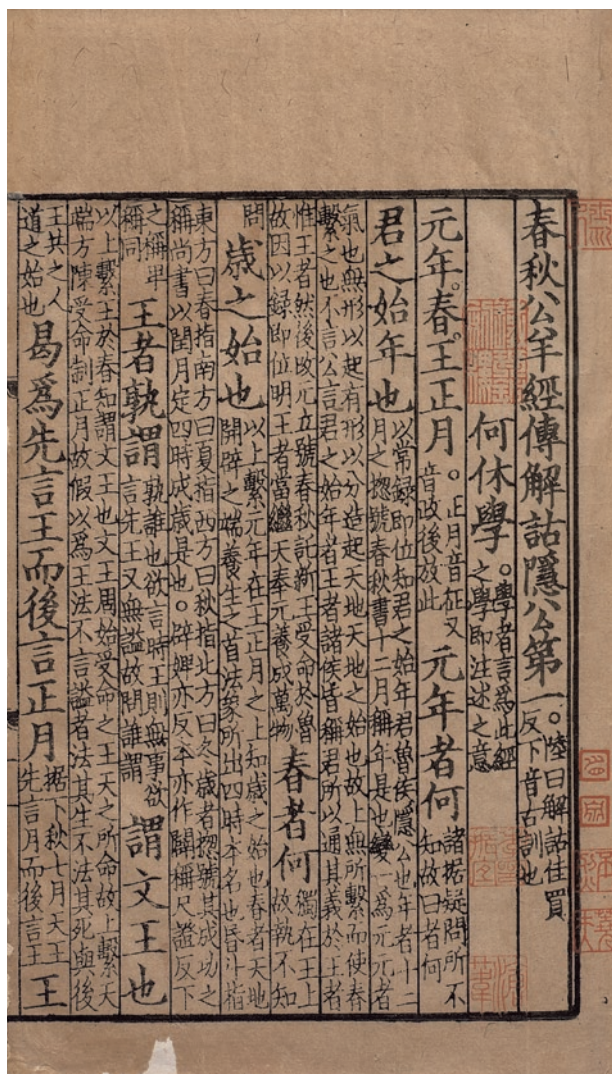


圖 5-2 漢 何休撰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 冊 1 宋紹熙二年余仁仲萬卷堂刊四年修補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善 003089 沈仲濤捐贈

## 展現

當得到特別罕見的宋版或長時間的訪購終有所成後，不少藏書家都會選擇把「書名」、「數量」、「版本」做為齋室樓閣的命名典故，這些形形色色的名稱，除具體呈現書主特藏質量，也可說是自我個性的展現。如本次展覽標題「皕宋」，「皕」，二百也，「宋」，指宋版書，此用語源自浙江歸安藏書家陸心源（1838-1894）

「皕宋樓」，因其號稱收藏有二百部宋版書，故以名之。

同樣極度崇奉宋版書的黃丕烈，更是常把收書成果反映在齋室命名上。他有許多藏書處所，諸如「士禮居」、「求古居」、「讀未見書齋」、「陶陶室」、「學山海居」、「百宋一廬」等。其中，「士禮居」與「陶陶室」分別是他的書齋、居室，兩間齋室都因收藏有兩部宋版書而得名。「士禮居」，係因得到兩部《儀禮》注疏（因《儀禮》中有〈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等篇章）；「陶陶室」則典藏了北宋刻《陶淵明詩集》和南宋刻《湯注陶詩》。「百宋一廬」則是因其宋版書收藏總量達到一百部而來。

時代稍後的山東聊城藏書家楊以增（1787-1856）為「海源閣」主人，當其宋版書收藏益加豐富後，另規劃「宋存書室」用以專藏。故宮藏宋紹定二年（1229）李埴壽州刊本《童蒙訓》（圖6），鈐有「宋存書室」、「宋存書室珍藏」、「聊攝楊氏宋存書室珍藏」等藏印，為「宋存書室」舊藏之海內孤帙，曾經都穆（1459-1525）、張雋（1602-1663）、汪士鐘（1786-?）等明清名家遞藏，此書在海源閣第四代傳人楊敬夫（1900-1970）時被軍閥搶奪流落市攤，<sup>10</sup> 幾經輾轉才移藏故宮，可謂幸而傳今之珍籍。

近代河南項城藏書家袁克文（1890-1931）亦熱衷蒐求宋版書，不僅襲用了錢曾、黃丕烈等之「佞宋」稱號，其「後百宋一廬」、「皕宋書藏」齋室名稱與「皕宋書藏主人廿九歲小景」藏書印，除展現了個人珍藏與讀書神采，更寓有與前輩爭勝之意。故宮藏宋刊巾箱本《新刊山堂先生章宮講考索》（圖7）有其「佞宋」、「皕宋書藏主人廿九歲小景」諸印，本書宋刊宋印，精巧足賞，亦是不可多得之珍品。

佳書難尋，某些藏家在得到嚮往的宋版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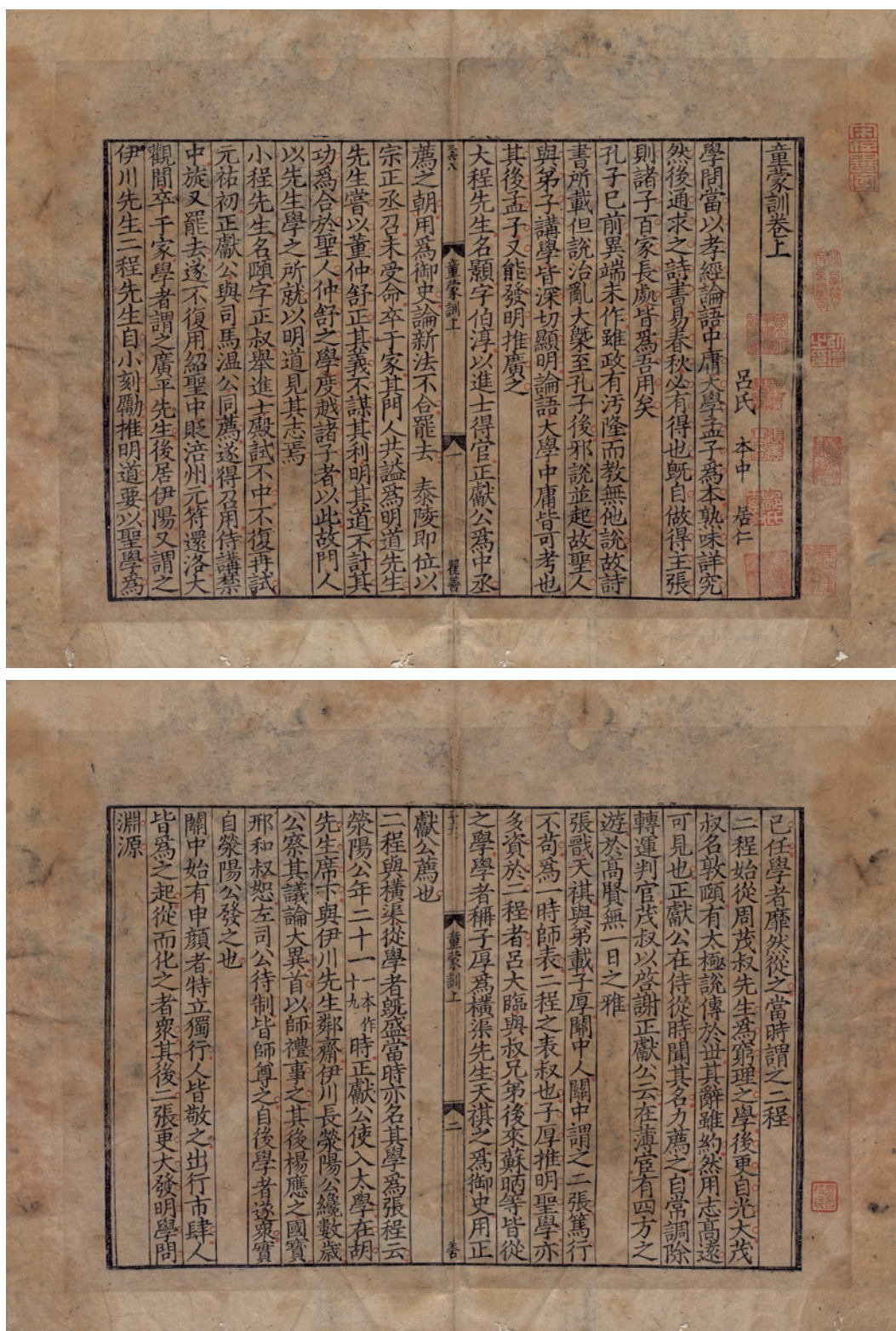


圖6 宋 呂本中撰 《童蒙訓》 冊1 宋紹定二年李埴壽州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11016



圖7 宋 章如愚編 《新刊山堂先生章宮講考索》 冊1 宋刊巾箱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善 000172

後，還會定時「布列家藏宋本經、史、子、集，以花果名酒酬之」，<sup>11</sup>舉行「祭書儀式」並「邀友同賞」，乃是另一種昭告天下的展現。江蘇震澤張士元（1755-1824）〈祭書圖說〉記載了好友黃丕烈之「祭書」事：

黃君紹甫，家多藏書，自嘉慶辛酉（1801）至辛未（1811），歲常祭書于

讀未見書齋，後頗止。丙子（1816）除夕，又祭於士禮居，前後皆爲之圖。夫祭之爲典，鉅且博矣！世傳唐賈島於歲終舉一年所得詩祭之，未聞有祭書者。祭之，自紹甫始。……書者，先聖先師之精靈所寄焉者也。讀其書而俎豆之，此古人與今人一相接而欲傳其所不可

傳也。且古之君子有所使必報之，故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況讀書者，敢忘書之所自來乎？然則紹甫此舉雖創，爲之而不啻有因于古矣。<sup>12</sup>

唐代詩人賈島（779-843）的祭詩，間接開啓了文人祭祀書神之先河。此後，祭書還成了一些文人與藏家的交流場域。如民國十二年（1923），四川江安藏書家傅增湘（1872-1949）所邀集的祭書聚會，碩學通儒與藏書名家可謂冠蓋雲集。<sup>13</sup>其後，傅增湘於民國十八年（1929）除夕再次舉辦祭書活動，據參與者徐鴻寶（1881-1971）的記錄，<sup>14</sup>會中可見宋紹興本《東觀餘論》、宋蜀刻本《孟東野詩集》、《孫

可之文集》等，皆天壤奇珍。當時一同陳列於祭書會桌上現藏於故宮之宋刊修補本《王荊文公詩》（圖8），筆畫遒勁、字大如錢且楮墨皆工，近百年前已是人間孤本，值得細賞品味。

也曾參與的江蘇長洲藏書家章鈺（1864-1934），則生動形容兩年後另一場祭書聚會的意外之趣：

辛未（1931）歲莫，江安傅沅叔增湘藏園祭書，鈺以夜寒道遠先歸。題名記事，吳江沈羹梅兆奎詳矣。是年主人周甲，座中則以齒序。八十以上爲膠州柯鳳孫劭志，七十以上爲江陰夏閔枝孫桐，次則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以上皆備焉。遠者東晉蘭亭，近者吾吳繡谷，皆以少長咸集，聞或不能如七級浮圖層累而上也。時事不可說，主人以「苦中作樂，忙裏偷閒」八字括之。<sup>15</sup>

可見，本來是因感念古先賢精神智慧而有的祭書活動，後來逐漸演變成同好間唱和互相賞鑑收藏的一種交流聚會，即便是到了近代仍持續風行。

## 影響

歷史上，某一時代、某些地區各種各樣的文人活動，往往總是會因長時間的累積、醞釀而產生獨特之性質並進一步形成風氣，這不論是在學術或文化面向上，都很容易見到。明清以來，不少知名藏書家極度看重宋版書，姑且不論出發點是學術內容抑或文物價值，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他們的喜好與收藏特色傳揚出去後，在當時，不但是一家啓發了另一家，更隨著時代推移，一代一代的影響下去，於藏書史中形成了所謂「佞宋」群體。上述之外，有些人雖不以收藏宋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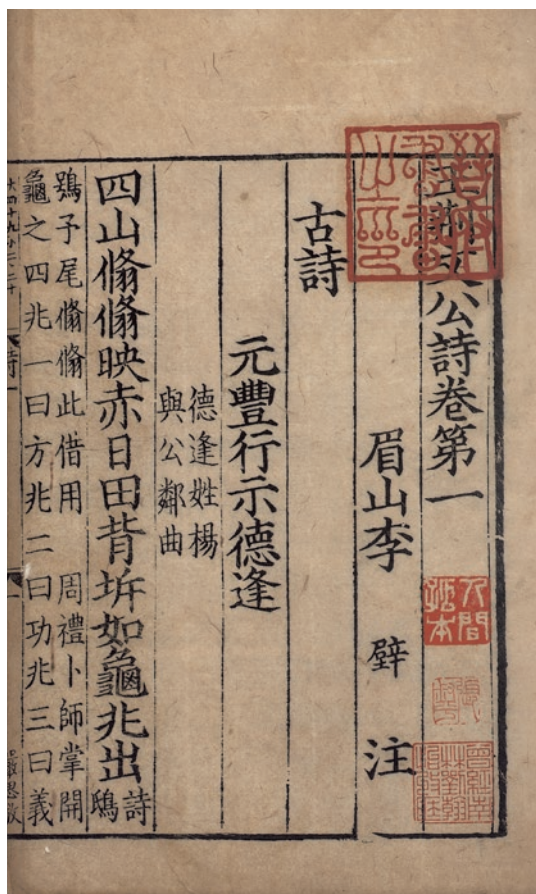


圖8 宋 王安石撰《王荊文公詩》 冊2 宋刊修補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善 022417 謝承炳捐贈

知名，如與黃丕烈同時的浙江海寧藏書家吳騫（1733-1813），因欲與黃丕烈匹敵而積極收藏元版，某種意義來說也是倭宋群體的關係人。另，專門編有宋版特藏書目錄的，如江蘇泰興季振宜（1630-?）、江西德化李盛鐸（1859-1934）、廣東南海潘宗周（1867-1939）等，資財與眼力皆足稱，亦可歸屬之。

清朝與日本的學術及書籍交流熱絡，如黃丕烈收藏有日本刻本《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吳騫曾親手錄校日本學者山井鼎（1690-1728）等人纂修之《七經孟子考文補遺錄》（現藏故宮，平圖 000775～000787）；日本學者森立之（1807-1885）曾用黃丕烈覆刊本校書

（即日本鈔本《傷寒總病論》，現藏故宮，故觀 003334～003336）；日本學者狩谷棧齋（1755-1835）曾覆刊宋本《御注孝經》（現藏故宮，故觀 004665）；日本醫學、藏書家小島尙質（1797-1847）傳鈔了黃丕烈覆宋刊本《博物志》（現藏故宮，故觀 004997）。<sup>16</sup> 由此可見黃丕烈覆宋刊本品質之有目共睹，其崇宋情懷自然也影響了外域學人，故而不難理解小島尙質為何會有「倭宋」、「倭宋處士」、「倭宋學人」、「倭宋道人」等諸多自號了！

當藏家買到或遇到、借到稀有的宋版書時，爲了保有其珍稀的文本內容與真實的版刻特徵，有些人會選擇品質好並經過特殊處理的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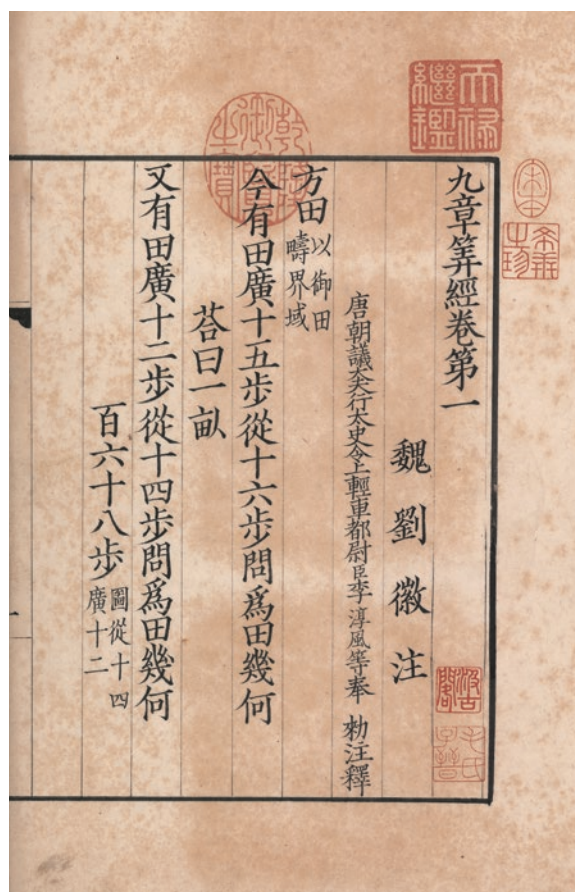


圖9 晉 劉徽注 《九章算經》 冊1 清康熙間毛氏汲古閣景鈔宋嘉定六年鮑澣之汀州重刊元豐七年秘書省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 00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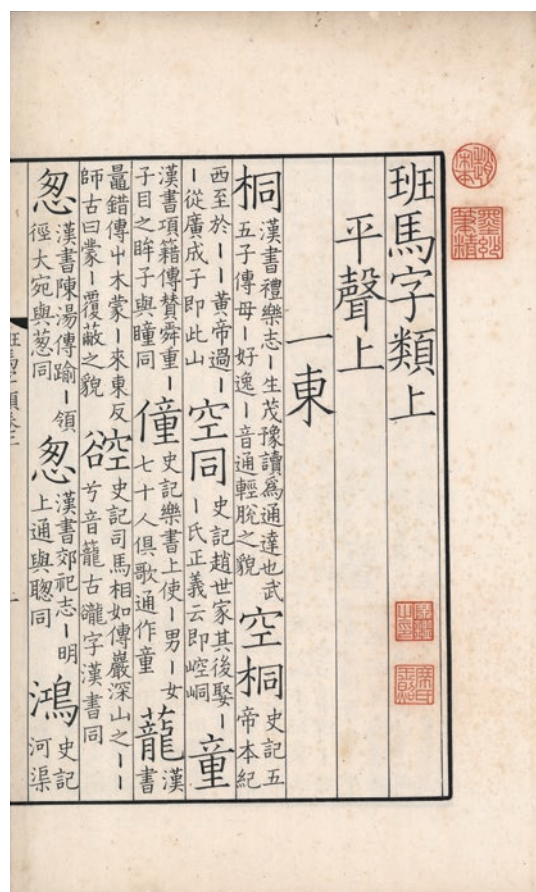


圖10 宋 婁機撰 《班馬字類》 冊1 清席氏景寫宋淳熙十一年池陽郡庠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 001279

張覆蓋在書頁上，按照筆畫行款，一點一筆地描寫，力求與原書絲毫不差，<sup>17</sup> 成品稱為「影宋鈔本」。收藏宋版需要財力，還要有專業能力。不少倭宋人士重視宋版書的傳播，如時間與資金允許，便可像袁褰、毛晉與黃丕烈等將之整理出版，但若只想經濟地存藏複本，影鈔則是一種影響深遠的特殊方法。

毛晉所擅長製作的影宋鈔本因底本來源是近古、近真的宋版書，受到清代藏家的重視與仿效。甚至於清宮廷《天祿琳琅書目》還專門設有「影宋鈔」類，置於「宋版」後「元版」前，盛讚云：

明之琴川毛晉，藏書富有，所貯宋本最多。其有世所罕見而藏諸他氏不能購得者，則選善手以佳紙墨影鈔之，與刊本無異，名曰「影宋鈔」。於是，一時好事家皆爭仿效，以資鑒賞，而宋槧之無存者，賴以傳之不朽。<sup>18</sup>

影宋鈔本質量俱佳者，自然為汲古閣鈔，細看故宮藏清康熙間毛氏汲古閣景鈔宋嘉定六年（1213）鮑澣之汀州重刊元豐七年（1084）秘書省本《九章算經》（圖9），古人高超的描寫技術著實令人驚奇，若非事先已得知版本，欲分辨刻或鈔還真的頗不容易！後之繼起效法亦不乏可稱者，如江蘇常熟席鑑（1700-1722）、浙江嘉興錢泰吉（1791-1863）、江蘇常熟張蓉鏡（1802-1866）等名家所影鈔是也。如故宮藏清席氏景寫宋淳熙十一年（1184）池陽郡庠本《班馬字類》（圖10），此書曾入清宮典藏，「影鈔極精審，不讓毛、錢兩家」，<sup>19</sup> 為堪比毛鈔之佳本。此外，受明清藏書家影響，日本很多藏家亦掌握了影鈔技藝，同樣有不少佳籍傳今。踵事增華，除了宋刊，元、明本，甚至連黃丕烈覆刊宋本都是據以影鈔之底本！<sup>20</sup>

## 結語

大凡人們遇到珍貴的事物，有些人會樂於分享傳播，如黃丕烈等人為覆刊宋版書所做的種種工作，像是版本考證、文字校勘與修補重裝等，不僅在有形中保養了書籍，更在無形中提升了自身學養。如同人生，書籍聚散終有時，藏書家們對於無法預料的未來，總是會採取心理上的做法藉以心安，如毛晉的「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藏書印（圖11）、黃丕烈的祭書與張蓉鏡的血書佛字等。這與其說是心靈上的期盼，不如說是一種堅持，基於對某類書籍的神往，故打從心裡希望其信仰對象能永遠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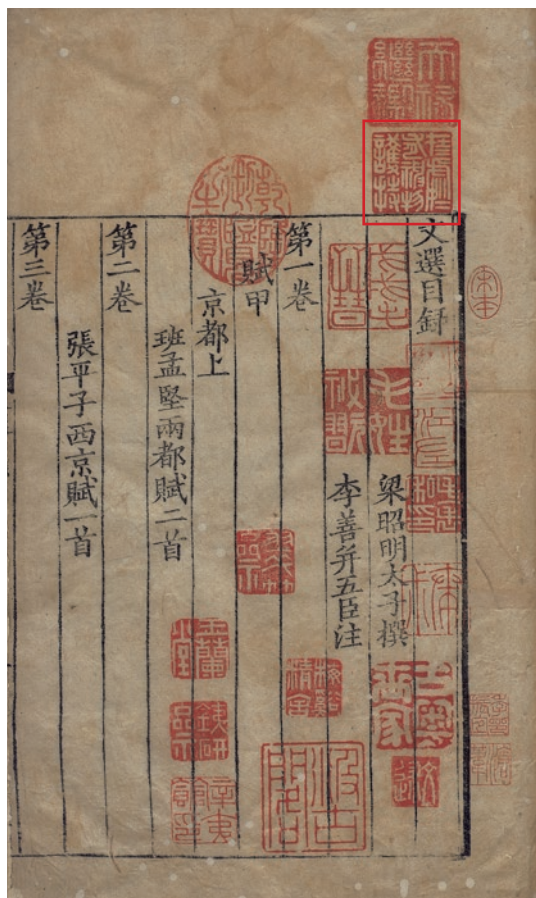


圖 11 梁蕭統編《文選》冊1 宋紹興二十八年明州修補舊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 014502

在。另一方面，縱使有人獲得書籍後視如拱璧不輕易示人，但至少他們仍細心維護、妥善寶藏，增加了書籍流傳後世的機率，這何嘗不也是一種對信仰的價值堅持呢？！珍貴的宋版書

中既有原作者的智識內容，也有代代收藏者的種種巧思，用心去感受、領略其精神內涵，方能不負先輩辛苦存傳文獻之艱辛！

作者為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博士生

#### 註釋：

1. 劉薈，〈天祿琳琅藏《六家文選》諸本版本實情探析〉，《歷史文獻研究》，42輯（2019.4），頁309-316。
2. 如陸九淵（1139-1193）認為治學的方法，主要是發明本心，不必多讀書外求，曾云：「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六經註我，我註六經」等。參見（宋）陸九淵著，鍾哲點校，《陸九淵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34，頁395、399。
3. 此語見（宋）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收入袁詠秋等主編，《中國歷代國家藏書機構及名家藏讀敘傳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385-386。
4. （清）錢曾，《述古堂藏書目》，收入《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據《粵雅堂叢書》本排／影印），冊2，〈述古堂藏書目序〉、〈述古堂宋版書目〉，頁112、126-127。
5. （清）顧元輯，《吳郡名賢圖傳贊》，收入《古名賢傳三種》（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道光六年至十年（1826-1830）顧氏家刻本），冊8，卷19，〈何學士像〉，頁13a-13b。參引自國立故宮博物院「古籍輿圖檢索系統」<https://rarebooks-maps.npm.edu.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187801wX8oQ8P#64F>（檢索日期：2025年7月4日）。
6. （梁）蕭統編，（唐）李善等六臣注，《六家文選》（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嘉靖十三年至二十八年吳郡袁裴嘉趣堂覆刊宋廣都裴氏本），冊1，袁裴〈《文選》刻跋〉。參引自國立故宮博物院「古籍輿圖檢索系統」<https://rarebooks-maps.npm.edu.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187817KB=DLH7#26I>（檢索日期：2025年7月4日）。
7. （明）毛晉撰，潘景鄭校訂，《汲古閣書跋》，與《重輯漁洋書跋》合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吳郡志〉，頁11-12。
8. （清）陳瑚，《確庵文藁》，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毛氏汲古閣刻本影印），集部，冊184，卷16，〈為毛潛居隱居乞言小傳〉，頁393-394。
9. 參見彭信威著，《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頁831、837。
10. 參見雷夢水著，《書林瑣記》（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88），〈海源閣珍本的散失〉，頁26-27。
11. （清）徐康撰，寶水勇校點，《前塵夢影錄》（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卷上，頁23。
12. （清）張士元，《嘉樹山房外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冊443，卷下，頁559-560。
13. 如傅增湘曾云：「此書為德化李木齋先生所藏，內有王阮亭士禡評記一則，查初白慎行改證四則，又朱笥河筠手校並補若干條。癸亥（1923）祀竈日藏園祭書，先生攜此冊及宋刊《纂圖互注論語》來與祭，題名卷尾者有王國維、王式通、吳昌綬、寶熙、陶湘、周馥、徐鴻寶、袁克文，余亦附綴數行於後」。見傅增湘撰，《藏園羣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2019），卷8，〈清波雜誌十二卷〉，頁581。
14. （宋）王安石撰，李壁注，《王荊文公詩》（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宋刊修補本），冊1，徐鴻寶〈手書題記〉。參引自國立故宮博物院「古籍輿圖檢索系統」<https://rarebooks-maps.npm.edu.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187820f-qvcpi#b3F>（檢索日期：2025年7月4日）。
15. 章鈺著，《四當齋集》，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6），輯18冊174，卷5，〈藏園祭書記題詞〉，頁147。
16. 使用書名或統一編號為檢索詞，即可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古籍輿圖檢索系統」查詢獲取上述圖籍的相關資訊或全文影像，檢索網址<https://rarebooks-maps.npm.edu.tw/index.php>
17. 樊長遠，〈試談古籍影抄本及其製作方法〉，《文獻》，5期（2023.9），頁28-43。
18. （清）于敏中等著，徐德明點校，《天祿琳琅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卷4，〈周易輯聞〉，頁97-98。
19. （清）彭元瑞等撰，徐德明點校，《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卷8，〈班馬字類〉，頁566-567。
20. 故宮藏如日本嘉永六年影鈔宋紹興間兩浙東路茶鹽司本《外臺秘要方》（故觀000283～000323）、日本江戶後期影鈔元本《寒山子詩集》（故觀011123）、日本江戶後期小島尚質影鈔明嘉靖十六年本《千金寶要》（故觀001298～001299）、日本影鈔清道光黃氏士禮居刊本《重雕宋刻傷寒總病論札記》（故觀003337）等，皆是其例。